

# 北国狩猎记

罗青扬 著

宁夏出版社



# 北国狩猎记

罗青扬 著

南京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009号

北 国 狩 猎 记  
罗青杨 著

---

出版发行：南京出版社  
(南京市湖南路8号 邮编210009)  
印 刷：江宁县印刷厂

---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110千  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3000册

---

ISBN 7—80560—517—3 / I·128

---

定价：2.45元  
责任编辑 鲍咏梅  
(本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天朗气清，阳光明媚，虽是晚秋时节，但白天气温仍在20℃左右。一大早，丁山就把摩托车推到院子里来，用自来水冲洗还

没有干透的泥浆。“沙沙”的冲洗声惊动了沉睡中的多多，它抬起头来望了丁山一眼，又把头搁在后腿上闭上了眼睛。它旁边的珈珈却只半睁开一只眼睛，瞟了瞟身旁的伙伴，哼了一声又呼呼大睡起来。

丁山一边冲洗着摩托车，一边回想着昨天那场逗人的出猎

昨天清晨4点多钟，丁山就起床了。在喂多多和珈珈早点的时候，这两个顽皮的家伙就知道要带它们打猎去了，便摇头摆尾地围着主人转悠，一会儿用身子擦擦丁山的腿，一会儿又跳起来嗅嗅他的脸，还要和他亲亲。

象往常一样，每当吃完早点，只要丁山一提起猎枪，多多就会衔着装食品、饮料和其它野外生活用品的猎包，跟在主人身后，也许它认为这应该是由具有主妇品格的它来关心、管理的。珈珈也就会叼起子弹袋跟上来。如果珈珈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它就会受到多多的教训——在它屁股上戳上一口，叫它痛一阵子。

正当这时，张宇骑着摩托车来了。在他和小丁忙着整理行囊的时候，高兴得昏了头的珈珈，也许误认为张宇的腿是什么树桩了，便贴着这“树桩”撒了一泡尿，气得大张直跺脚，一面骂着，一面要揍它。这机灵鬼一看势头不好，便围着摩托车转了个圈子，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两人怎么呼唤也不出来。

“准是躲到奶奶房里去了，奶奶真惯坏了它。”丁山踏着脚尖走进奶奶的卧室，不一会儿，把夹着尾巴的珈珈揪了出来。它一边走，一边斜着眼睛瞅着自己的主人。只要丁山不动气，它就放心了。怕它再跑掉耽误了出猎时间，丁山没有呵斥它，大张也不再追究，让它上车出发，不过，一路上大张直叫晦气。

车到目的地，已经8点钟了。当他们走到一条小溪边时，倏地从脚下窜起三只野鸡来，丁山反手一枪打下一只公鸡，珈珈哼了一声一头跃进溪水，直朝还在水中挣扎的猎物游去。大张打顺手，但扳第一板机时，打了个瞎火，待扳第二板机时，两只野鸡已飞出射程以外了。大张气得直拍大腿。正在这时，珈珈叼着猎物爬上岸来，当它走近大张身边时，便用力抖动全身，让毛上沾的水都洒在大张身上。大张气上加气，指着珈珈啐道：“你这个小混蛋，今天专门和我过不去，等我抓到你好好收拾收拾你！”

珈珈却不在乎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，反而把衔着猎物的嘴巴翘在大张面前晃了晃，好象是说：“野鸡没打下来，还神气什么！”接着它走到小丁面前，把野鸡送到他手里，还斜睨着大张。

大张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这小马屁精，小势利眼儿，一肚子坏水儿，等我打到了东西，碰也不让你碰！”他转脸对始终怒视着珈珈的多多说：“还是我多多好，向着我。”

多多原是大张从小养大的，由于他家住的是楼房不便养狗，才将它寄养在小丁家。所以，它见珈珈总跟大张淘气，很为主人不平，便跑到张宇跟前，舔舔他的手背以示安慰；大张拍拍它的头说：“多多真好，真懂事！”

……

小丁正想到这里，门铃响了。小丁觉得奇怪，这么早谁会来呢？多多和珈珈有了反应，它俩冲到大门边，摇着尾巴狂吠起来，同时，一个粗嗓门儿在门外叫道：“小丁，快开门！”

小丁刚把门打开，张宇就挤了进来，“快，场长叫你去商量一件……。”

小丁赶快用手护住耳朵，“你就不能小声点儿？震得人家耳门子疼！”

大张笑了笑，“好，好，小声……”

两只猎犬特别兴奋，一会儿舔他的手，一会儿站起来扑在他身上，大张只好两个都抱抱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闹了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今天我调休。”

“嗨，场长说调休也得去。”大张的嗓门儿又高了起来。

“那好吧！”小丁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等等，我跟奶奶讲一声。”

小丁进屋和奶奶打了招呼，便同大张一起骑着摩托车向林场驰去。

他俩跨进场部办公室，见老场长崔从业旁边的沙发上已坐着副场长孙大林。崔场长见了两个年轻人便高兴地说：“快坐下，快坐下。”

大张坐下以后心里直嘀咕，场长有什么事儿呢？副场长老孙头也来了，是不是又要组织打狼了？

为什么见了老孙头就想到打狼呢？

原来老孙头孙大林初到林场时，分管行政工作，大家觉得这人平平庸庸、沉默寡言，是一个没有专长，没有特色的人。一年以后的一天，民兵打靶结束后，有几个小青年想拿他逗逗乐，叫他也打两枪看看。有一个外号叫“小油条”的竟说：“打靶不上环，请往裤兜里钻。”

小青年一边半真半假地起哄，一边把一支半自动步枪塞在孙大林手里。孙大林只好接过步枪笑笑说：“别让我出洋相了。”

小青年们哪里肯依，硬把弹夹给他挂上，有一个年轻人还嘲讽说，“会不会上膛啊！”

孙大林见推脱不掉只好说：“只好试试了，打不上靶可别让我钻裤兜子呀。”

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孙大林把子弹推上了膛，还没见他好好瞄准，枪就响了。

“外行！”

“这么打，枪子儿不飞上峨嵋山才怪哩！”

这时，报靶员看了看观测镜，不觉一怔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看了一次才报道：

“九环。”

“哈，瞎猫啃上了死耗子。”

“乖乖，没见他瞄准呀。”

在大家的议论声中，孙大林连续扣动了板机。

报靶员兴奋得声音都发颤了，他连续报道：“十环、十环、十环、九环。”

“嗨，真是奇迹！”

“一鸣惊人！一鸣惊人！”

靶场上响起了掌声、欢呼声、赞扬声。

大张按着小油条的头说：“他娘的，快钻裤兜子！”

几个月以后，孙大林的老战友来看望他，人们才知道，这个貌似平庸的人年轻时是职业猎手，参军以后，曾获得神枪手称号。南下进关后，才转业到地方工作。难怪他的枪法那么娴熟了。自从那次打靶以后，孙大林就成了林场青年们崇拜的偶

像，小油条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林场的狩猎爱好者更把他视为“领袖”。当然，张宇、丁山也不例外，他们尊敬他、钦佩他，也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狩猎知识。

“今天请你们来，是要请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。”崔场长请两个年轻人坐下来以后说：“中华学院生物系筹建动物馆，需要一批标本，他们多次派人采购都没有买到，就向农林局和狩猎协会求援。农林局要我们派人去猎取。这事让动物园和杂技团知道了，又要求为他们弄一些活动物。所以，场党委决定请孙副场长和你们两位组成狩猎小组去东北……”

“去东北？好呀。”大张和小丁同时叫起来。他们早就向往林海雪原见识见识了。但他俩又沉吟起来，“东北，我们人地生疏……”

“啊，这个放心。市农林局已经同Y市联系好了，他们将派人协助你们。你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，早日出发行吗？”

两个年轻人忙不迭地说：“行，行。”

## 2

孙大林、张宇和丁山三人搭了去东北的列车，按规定猎犬只能呆在行李车里，多亏铁路局照顾，他们三人二犬被安排在乘务员休息的车厢里。乘务员都喜欢猎犬，一到休息时间就围着猎犬逗乐喂食，问长问短。大张就给他们讲了多多的故事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张宇的姨父从四川给他带来一只长得滚瓜流油、黄乎乎象一个毛线团一样的小东西，这小东西憨头憨脑的惹人喜爱，只要吃饱了，就呼呼大睡，天塌下来也不理会。



“这是松潘狗，也叫藏犬。成年后身板很大，性格凶猛，适合作守护犬。”姨父介绍说。

大张给它取名多多，把它当猎犬训练，教它找野鸡，叼兔子，还常带它去动物园玩，让它习惯大野兽的气味和嚎叫。多多半岁时，身长已近一米，出落得很漂亮了。它的高挑的身材，尖尖的耳朵，长长的面孔，流露着女性特有的柔媚与温驯，但当它发怒的时候，两眼会忽闪着莹莹的绿光，变得非常英武、凶猛。给多多的喂食、梳洗等一切生活琐事全由张宇的妹妹张莹包下了。所以，她俩很快就成了“忘年交”。张莹下班回家总忘不了给多多带点好吃的东西。吃完晚饭照例要带它出去散步，和它躲猫猫，还经常讲故事给它听，每次它都人模狗样地正襟危坐专心听讲，听得紧张时，耳朵还要动几下，以表示共鸣。一天，张莹看了电影《永恒的爱情》回家，多多摇着尾巴迎接她。张莹疼爱地搂过多多：“电影的女主角很美，叫罗西。我们多多也很美，也叫罗西吧。”

从此，多多有了第二个名字。奇怪的是，别人叫它罗西，它不理睬，只有张家的人叫它罗西，它才摇头摆尾，以示认可。

到七、八个月时，多多的狩猎技艺已相当出色了。一次张宇带它出猎，一到山上，它突然向左前方没命地冲去，大张向它跑的方向望去，原来它发现了一只大野兔。三两个拐弯，野兔和多多都不见了踪影，约莫过了十多分钟，还不见它回来，大张好生奇怪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多多回来了，嘴里衔着那只大野兔。大张正想表扬它，不想它把野兔放在大张脚下，回头又跑掉了。几分钟后，它又叼了一只野兔回来，它放下野兔，一转眼又跑掉了……

哪来那么多兔子？大张给弄得莫明其妙，便跟着多多追

去，大约跑了一百米左右，在一个土岗子的半腰上，多多正从一个土坑里叼出一只兔子来，那土坑的四周是新刨出来的浮土。大张明白了，是那只大野兔把多多引到了老窝边，它刨开了兔窝，来了个“满门抄斩”。

这次出猎，大张一枪不发，猎包里就鼓鼓囊囊的再也塞不下什么，只好鸣金收兵了。

多多也许承袭了它的先祖作为守护犬的最优秀的品质，它恪尽职守，严格地遵照主人的命令行事。它对主人家庭的疆域了如指掌，外人不得越雷池一步。客人来了，门铃一响，多多就会叫两声，这是告诉主人说，我已经发现情况了，也是对来访者的警告。然后跑到门边等候主人来开门。开门后，如果没有主人的邀请，来客就擅自入内者，多多会立即诉诸武力；如果主人打了招呼，客人登堂入室，多多不会再有异议。不过，来客如果衣冠不整，或举止粗鄙，虽有主人的邀请，多多仍会咕哝几声表示不悦。并会一直坐守在院子里，监视着室内的一举一动，它将根据自己的判断，采取必要的行动。

大张家的一个邻居老王平时很喜欢多多，每当多多到街上去，老王见了总要摸摸它的头和它打打招呼。多多也向他摇摇尾巴表示亲善。老王扔给它肉或骨头，它闻闻，摇摇尾巴，表示感谢，但一口不吃，只是两眼盯着主人，如果主人指指食物表示允许，它才敢动嘴。一天，老王家晒的衣服飘落在张家的庭院里了，多多望着王家的小楼叫个不停，直到把老王叫到窗前，看到自家的衣服在多多的脚前，它才停止了喊叫。从此，老王一家人更喜欢多多了。不久，老王要转录几盘磁带，向大张借收录机，大张借给了他。当他拎着收录机走到院子里时，多多认出他拎的是自家的东西，就凶狠地嚎叫起来。老王忙对它说：“噢，多多，我们是老朋友了……”

多多才不听这些“甜言蜜语”呢，它蓦地扑了上去，要不是跟在老王后面的张宇一把抱住了它，不发生一场流血事件才怪哩。多多虽然被抱住了，老王却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大张只好把收录机接过来，送老王出门以后，再把机子交给他。

大张的父亲有一个老战友叫吴仲其，对多多一见钟情，一定要张老把多多送给他，甚至愿以一台彩电交换。张老是个重友情的人，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无偿相赠。

多多被带走以后，张莹象掉了魂儿似的，整日价茶饭不思，不知掉了多少眼泪，大张也感到心欠欠的，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。其实，感到心头难受，感到若有所失的何止张宇兄妹俩，他们的父母、奶奶同样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为了安慰被离情困扰的亲人，张宇只好把丁山的珈珈借来小住。可是，奶奶仍然想着多多。一天黄昏，奶奶抱起走到她面前的珈珈说：

“啊，好多多，你到底回来了，回来了……”

突然，电灯亮了。是张宇拉开的。

“啊，你不是多多。不是我的多多！”奶奶望着怀中的珈珈，失望地说。

两个年头过去了。由于吴仲其住在另一个边远的地区，张宇兄妹一直没有再见到多多。有一天，大张要去吴家所在地区联系工作，便约张莹一道去顺便看看多多。他俩找到吴家，吴仲其偏偏不在，多多见了生人就狂吠起来，不让大张兄妹靠近。他俩呼唤它，给它饼干糖果，它看都不看。张宇非常懊伤，张莹竟然蹲在地上流起泪来，她轻轻地说：“罗西，你不识我们了，罗西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，多多听见呼唤罗西，顿时就不叫了，它歪着头痴痴地站在那儿，仿佛极力在记忆里搜索

什么，它想啊，想啊，一秒钟，两秒钟……突然，它想起来了——主人来了，是主人！它的双眼忽闪着明亮的光向张莹冲了过来。它用两只前爪抱着张莹的头，亲她的头发，舔她的脸，象它小时候那样，嘴里还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

“罗西认我们了，罗西认我们了！”张莹边说边用手绢擦着眼泪。

多多又转身扑到张宇身上，硬要他低下头来让它亲，让它舔才肯罢休。

“我们骑自行车，看它跟我们走不。”

多多真个跟着他俩走了，一直走回家来。

张宇的父母，特别是奶奶看见多多回来了，高兴得流泪说：“咱家今几个可大团圆了。”

当晚，吴仲其也赶到了张家，因为他想除了张家，任何人都别想带走多多。

几个月后，吴仲其调北京工作，不得已将多多送还张家。多多回家那天，张宇全家象欢迎久别的游子一般，张家可真的“大团圆”了。

### 3

经过几天的颠簸，孙大林一行到了H市，他们将从这里改乘轮船去Y市。

一下火车，他们就仿佛置身在一个冷气柜中。这儿的气温和关内大不一样，虽然才阳历十月，但车站屋顶已有厚厚的积雪，水池里也结着冰，多多和珈珈冻得直哆嗦。突然，小丁惊叫道：“大张，看……”

大张顺着小丁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对面的屋檐下挂着一串冰溜子，象倒挂着一串水晶竹笋。

一个穿着黑色棉袄的中年人笑着说：“我们这圪塔是十月就上冻结冰，五月还飞雪走霜呢。”

“五月还飞雪？”小丁将信将疑。

“嗯，去年五月上旬还下了一场雪呢。”

张宇和丁山不觉耸了耸肩头。

“嘿，你看。”大张又有新发现。对面一家商店里走出几个背书包的中学生，他们有的拿着冰棍，有的拿着冰淇淋，正津津有味地品尝呢。

小丁看了不禁打了个寒噤。孙大林笑了：“奇怪破，这就叫天寒地冻吃冷饮，抱着火炉啃西瓜。”

他们边走边欣赏着这奇异的北国风情。到了航运公司售票处，询问台的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位今年最后到来的客人，“松花江上只有最后几班船了，你们可以买三天以后的船票。”

“最后几班船？”

“是啊，过几天封江了，汽车、拖拉机就可以在江面上跑了。”

“乖乖，就不怕掉下去吗？”大张吃惊的神情把几个工作人员逗笑了。

“这算啥！到冬天，几十吨重的载重平板车、部队的坦克、大炮都在江面上跑，那时的江面就是一条平坦的公路了。”

大张和小丁对此感到非常新奇，问题也不少：“这儿冬天零下几度？”

“40℃左右。”

大张咧了咧嘴：“40度？40度是什么样儿？”

“什么样儿？”那服务员笑笑说：“滴水成冰。”

一位老工人插嘴说：“到那时，你出门可得小心了。大前年，一个南方来的客人，错把铁路边一些冻坏了的甜菜圪塔当成萝卜了，觉得人踩车压怪可惜的，他戴着线手套把那些‘萝卜’拾掇在一起堆起来。没想到两个小时以后，他的十个手指都冻坏了，不得不截肢，成了残疾人。”

“啧啧，这不冻死人吗！”

“是呀，在旧社会，哪年不冻死几个。那时老百姓缺衣少食，最怕过冬天，特别是日本鬼子糟践东北那几年，连橡子面儿都吃不饱，哪来钱买衣服！如今，手头宽裕了，取暖设备也多，吃得也好，冬天好多人都发福了。”

“不过，在户外工作的人还是要小心为妙，大意不得，特别是碰到大烟泡的时候要注意。”

“什么是大烟泡？”又是新问题。

“就是暴风雪。”孙大林说，“以后你们会领教的。”

由于三天以后才启航，三个南方人决定趁这空儿，让孙大林回汤原老家探亲，张宇和丁山找一家旅店住下来，两天以后再会合。

两个年轻人在松花江畔的一家旅店要了一个房间，把随身行李往床上一丢，就留下多多和珈珈上街观光去了。

北方城市的街道宽敞、平坦、整洁、幽静。他俩走走看看，看看走走，过了几条街，前面出现一个广场，见不少人围成一圈儿在看热闹，还有人在看一块大木牌上的什么。他俩挤到木牌前，见是H市农林局和环保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保护野生动物、严禁捕杀东北虎、鹿类和其它珍稀野生动物的通告。大意是说这些野生动物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。近年来由于滥捕滥杀，有些动物已濒临绝灭的境地。为了保护这些珍

贵的野生资源，维持生态平衡，今后未得到农林局和环保局的许可，一律不得猎捕，违者将从严处理。

他俩钻进旁边的人圈里一看，不禁骇然。一只身长两米多的死虎躺在一只木架上。死虎身上有几个枪眼儿和大片血迹。为什么把一只死虎放在这里？通过讲解员的介绍，才知道这是用死虎来“现身说法”，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。

原来，两天前，朝鲜族老猎人金善玉带着他心爱的猎犬金子上山打狍子。当他翻过几个山头来到一片桦树林前时，金子突然哼了一声，便伏在草丛里瑟瑟发抖。经验丰富的金老头意识到有大动物在附近，便本能地把猎枪从肩上卸下来，并注意向四下搜索。果然，他发现一只黄斑大虎半躺在五十米开外的草丛中，也就在这时，那虎似乎嗅到了生人的气味，便站起身来走了几步。忽地，它停下来，扭头盯着金老头，并发出呼隆隆的长啸，金老头迅速向后退却，隐蔽在一棵大榛树下，那老虎三纵两跳就扑到金子面前，只一口就把吓瘫了的金子的头给咬掉了，接着它又向金老头扑来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金老头的枪响了。老虎中弹后，边挣扎、边咆哮，把一片草丛和灌木林践踏得乱七八糟，直到咽气还圆瞪着双眼。

惊魂未定的金老头见老虎死了，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禁令。他立即把猎枪放在原地，跑回县里到公安局投案自首。县里有关方面经过现场调查，证实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射杀老虎的，因而宣告他无罪。但决定死虎由国家收购。

金子的死，使老人万分悲痛。在深山老林里，相随左右的只有猎犬，它不仅是狩猎的助手，也是生活的伴侣和精神的依托啊！鉴于这种情况，政府决定发给一千元作为猎犬死亡的补偿费。这对老猎人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
看着木架上的老虎，小丁对大张说：“我们以后遇到老虎

怎么办？”

这话被讲解员听见了，便说：“老虎不是饿极了，是不会主动袭击人的，虎是好动物，哪里有虎，那里的其它大动物都被赶走了。它见了人还总是绕道走。老虎性子孤僻，喜欢独居，往往占山为王，各有各的领地，还经常巡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不过，当雌虎想谈恋爱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它会发出特殊的呼叫，我们听见了怪吓人的，可是雄虎听了却感到温存、甜蜜，因而甘冒风险去与雌虎度‘蜜月’。这时，若有第三者闯进来，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斗，法律对它们也无能为力。”

大伙都被讲解员的幽默逗乐了。

## 4

两天后，孙大林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对大张和小丁说：

“我带来一个伙伴，同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好吗？”

大张和小丁早就听说孙大林的弟弟也是一名好猎手，忙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快请进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孙大林向门外打了一个奇怪的唿哨，只见一匹小马一样的家伙，嘴里叼着个什么东西冲了进来。

小丁见那家伙来势汹汹，忙跳起来躲在孙大林背后叫道：“我的妈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象个黑煞神似的！”

大张见了高兴得拍手叫道：“啊，黑霸王，黑霸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它。我向弟弟借来了。”老孙头从黑霸王口中拿下它叼着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只挎包。



也许是嗅到了异味，多多和珈珈在院子里叫了起来。黑霸王听了就想往外冲，老孙忙一把把它拽住，“不许打架，当心挨屁股。”

“嗯，这家伙真棒。”大张看这只名叫黑霸王的猎犬膀大腰圆，身高约70厘米，体长足有150厘米，嘴筒长而方，双耳竖直，尾巴象一条鞭子，一副强悍凶狠的模样，不禁咋舌，“这家伙长得又凶又丑，不知工作能力怎么样。”

“受过专门训练，是好样儿的，还有文凭呢。”

“还有文凭！”两个年轻人相对看了看，“哈，也许还有学位哩。”

“真有。”孙大林认真地说：“人家还是警犬学校的高材生呢。”

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狗才难得呀。”

“狩猎也不差，碰上大家伙敢上敢拚。去年冬天还打了一只熊瞎子哩。”

他们正说着话，不防多多和珈珈溜了进来，三只猎犬见面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大家都呲牙咧嘴，喉咙里发出“唬、唬”的吼声。黑霸王脊背上的鬃毛都竖起来了，多多和珈珈也怒目以对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珈珈是个又凶又刁的家伙，它突然跳到黑霸王耳朵边“汪”地叫了一声，随即跳到多多身后躲起来，黑霸王被激怒了，它去追珈珈，但多多挡住了去路，便把愤怒倾泻在多多身上，两犬立即撕咬起来。珈珈却在旁边挑逗起哄，并不失时机地在黑霸王屁股转过来时，顺便捞上一口。黑霸王丢下多多，转过身来和珈珈撕拚，它将头一拱，珈珈就栽了个跟斗，但这小家伙毫不示弱，爬起来又向黑霸王冲去，这时，黑霸王已掉过头来对付多多，珈珈一头撞在它身上，象撞在一堵墙上一样被弹了回来。黑霸王遭此一撞，